

书史译丛

图书馆的故事

〔美〕马修·巴特尔斯 著

赵雪倩 译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馆的故事

〔美〕马修·巴特尔斯 著

赵雪倩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Library: An Unquiet History
By Matthew Battles
Copyright © 2003 by Matthew Battles
根据2003年诺顿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的故事/(美)巴特尔斯(Battles, M.)著;
赵雪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书史译丛)
ISBN 978-7-100-09729-1

I. 图… II. ①巴…②赵… III. ①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世界 IV. ①G25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8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馆的故事

(美)马修·巴特尔斯 著
赵雪倩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29-1

2013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 32.00 元



序

看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博尔赫斯的名言：“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但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模样，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想象。

1957年我进入初中，有了学生证，可以凭证进上海图书馆看书了。当我第一次进入它的目录厅，随意翻着一个个书目卡片箱时，简直无法想象馆里竟藏了那么多的书。进入高大宽敞的阅览室时，我虽然没有马上联想到天堂，却立即视为乐园，此后经常出现在梦中。不过，直到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我才有机会走进真正的书库。尽管那时的书库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冰冷彻骨，还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灰尘——怪不得馆里的工作人员进书库都会穿上深蓝色的工作服。1985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识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才知道“天堂”的模样。1997年我到坐落在日本京都近郊山上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教授，尽管此前我已参观过几十座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但在仰望这座图书馆大厅的穹顶时，还不得不为它精巧的设计和完美的功能所折服。

在担任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期间，我得知他曾在研究生的最后学年开始当过三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馆员，而他的族伯谭新嘉先生还是该馆的元老，与他亦师亦友的前辈学者中有好几位

都是当初的馆员或编纂委员，如向达（觉明）、贺昌群（藏云）、刘节（子植）、王庸（以中）、谢国桢（刚主）、赵万里（斐云）、王重民（有三）、孙楷第（子书）等，更加深了我对图书馆人的敬意。

2007年，在我当了十一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后，意外地被学校任命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一个图书馆的读者变为主管——拥有450余万册图书、200余位员工，为3万多师生服务，我没有像一些朋友所羡慕的那样有更多的时间看书，特别是看一般读者看不到的书（实际上我已规定全部藏书都向读者开放），但对图书馆还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六年来，我也有机会到过更多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结识了国内外一批图书馆馆长和优秀的馆员，听到了图书馆的名人轶事。但在读了马修·巴特尔斯《图书馆的故事》后，仍感获益匪浅，使我所知的“天堂”片断连接成一篇世界图书馆的简明历史。作者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以生动明了的语言，叙述了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亚历山大图书馆到作者长期服务因而最为熟悉的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故事还包括秦始皇焚书坑儒、司马迁编纂《史记》和房山石刻佛经，这在西方同类著作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人预测纸质图书和现在形式的图书馆即将消失。我认为，这样的预言者只知道图书馆的工具功能，却不理解图书馆传承文化的作用。作为工具的图书馆被更新、更便

捷、更强大的工具所取代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文化的图书馆却会与人类的需求共存，并且为后代所继承。看了这本《图书馆的故事》，我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葛剑雄

2013年4月13日于哈得逊河畔旅次

译者序

作为阿根廷图书馆员的博尔赫斯，在其《巴比伦的图书馆》中有这样一句话：“狂妄无稽者认为图书馆里的噪音是正常的，而理性（或者说谦逊和专注）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例外。”

如果从字面来看，这段话就是对“狂妄无稽”之辈们的批评，批评他们对于图书馆——这一崇高的存在的无知，然而如果结合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的那个难题，那个在图书馆发展的进程中无法回避，却似乎永远没有希望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么，“狂妄无稽”之辈实际上象征着如你我这样的普通大众，面对着无垠书海时所感到的无助和焦躁。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图书馆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存在，不就是把很多图书聚集起来吗？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同样简单的一个事实：即使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其空间也是有限的，作为知识的载体——书籍的产生——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种类，却因为人类的繁衍兴盛而没有尽头，那么，一个困扰我们历时已久的问题就出现了：一座空间有限的图书馆到底是应该像综合型图书馆那样，包罗万象，涵盖人类知识产品的全部；还是应该像古希腊帕纳瑟斯山山腰上的帕纳森神庙，仅留存精华，舍弃其余？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对我们人类来说，纵使经历了几千年岁月的洗礼，一次又一次天意或人为的浩劫，书籍和图书馆的形式和内容仍在

不断地发展、变化，多少人在不遗余力地探索和挣扎，结果依然是无法取舍，莫衷一是。

1999年，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为了安装更加先进的火灾检测和扑救系统、照明设备以及其他各种更为先进的设施，图书馆需要将部分书架上的书籍转移到仓库中去，以便为这些设备的安装腾出空间。为此，图书馆启动了一个项目，就是确定哪些书籍应该继续留在书架上，哪些应该被转移进仓库，作为这个项目中的一员，本书作者马修·巴特尔斯终日徜徉于一排一排、似乎永无止尽的书架之间，流连忘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图书馆的由来及其存在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经过大量的思考、阅读、比较和拣选，一部关于图书馆的起源及其曲折多舛的发展历史的著作诞生了。

如果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与自身的愚昧无知相抗争的历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每个或血泪交融、或欢欣鼓舞的足迹都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它们的印痕。

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彰显了人类本性中对智识的渴求，鼎盛时藏书达到70万卷，是综合型图书馆的典范。当然，人类文明的进程并非这样清晰和肯定，纵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图书馆都能在劫灰中幸存，然而，漫长岁月的侵蚀，终令那曾经鲜亮跃动的音符开始变得凝滞，那曾经充满向往和追求的心灵逐渐麻木，曾经盛极一时的亚历山大

图书馆到底如何、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对于马修·巴特尔斯和他的同行们来说，对此却心知肚明：她，就如同一艘巨轮，在时光的波涛洪流中颠簸航行，渐行渐远，终被淹没。

我们虽然只能在各种文献甚或传说中窥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规模，但是她却对我们昭示了人类社会在文明目标下的凝聚力，这凝聚力，如同暗夜之中永不熄灭的长明灯，引领着人类在反复不平的历史进程中前行。作者在描画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将笔墨更多地着力于人类在走向文明的征程中所面对并经历的困惑与迷茫，我们见识了出于对某些宗教教条或者政治信条的狂热，人们如何盲目而无情地摧毁图书馆，焚烧书籍，无论那图书馆曾经历多少历史的风霜而留存，也无论那书籍里面承载着多少人类过往的经验和情感，作者引用了海因里希·海涅的话来揭示这些行为的本质：“谁在那里焚烧了书籍，谁最终也会在那里焚烧人。”

同时，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幅更为清晰的画面，身处绝境中的人们，如何凭借着书籍和那字里行间传达出的信念为自身的存在与尊严而挣扎和奋斗，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座建于二战时期的维也纳犹太人隔离区的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者和使用者都是随时可能被遣送至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尽管如此，图书馆井然有序地运营到了隔离区被取缔的那一刻。生存是那里的犹太居民们不敢奢望的“奢望”，是什么令这些时时刻刻身心都在经受无情的蹂躏和摧残，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的“居民”们在破败失修的建筑

中，用他们能够收集到的图书——其中很多都残破不全——建立起了一座图书馆？是不是因为从规模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到犹太人聚居区这座简陋的图书馆，人类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时移境迁，沧海桑田，漫长而无止尽的时光隧道间，始终弥漫着我们的本能之中就存在着的那种不灭的渴求！

知识爆炸为图书馆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书籍的数量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着，但是，图书馆的空间是有限的，更不要说人的生命和精力。哪些值得保留，哪些必须舍弃，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标准都无法避免遗漏“珠玑”的后果，就如同古代犹太人的“书冢”，当时的人们将无用的书籍、练习本等等“丢弃”在一个地方，然而，许多年之后，这些“无用的纸片”却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相关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是的，书海无垠，我们有限的图书馆与更为有限的人生到底能够容纳其中的几许？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作者仍然成功地让我们坚信：人们始终要“在现有的收藏之上再增添一本书”。因为，图书馆不仅仅是图书聚集的地方，她实际上承载着人类与自身的愚昧搏斗的使命！

赵雪倩

2013年3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葛剑雄	i
译者序 赵雪倩	v
一、解读图书馆	1
二、火烧亚历山大	19
三、智慧书院	49
四、书的战争	73
五、人人有书读	105
六、知识在燃烧	141
七、沉浸在书海之中	171
资料来源	193
致谢	209
索引	211

一、解读图书馆

狂妄无稽者认定图书馆里的噪音是正常的，而理性（或者说谦逊和专注）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例外。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巴比伦的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

刚开始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工作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错误：拼命地阅读。很快我就理解了尤金·甘特（Eugene Gant）——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小说《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中的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怀德纳书海之中徜徉时，所产生的那种强力晕眩的感觉：

现在，他晚上要去图书馆啃书，从上千个书架上把书抽出来读，就像疯了一样。这么多的书所表达的东西简直要把他逼疯了：读得越多，好像知道得越少——他读过的书籍数量在增加，但是与此同时，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读到的书籍的数量也在增长，好像不可计数。……想到有那么多可能永

远都读不完的书……他疯狂地读着，上百本，上千本，上万本……还有很多书在等待他去阅读的想法，始终在折磨着他的心灵。他想象着自己攫取一本书内容的样子，就像是在撕扯一个家禽的内脏。

甘特的歇斯底里是任何人在图书馆里都会经历的矛盾反应。读者们在书海中摸索搜寻——拿起书来，估量它们的重量，赏鉴标题页上的字体和分布，审视别人留下的标记——知识本身却由此变得更加难以捉摸，那些未知似乎从书籍的封面和字里行间不断地发出呼唤。在图书馆里，书页翻动、封面摩擦的声音，大量书籍堆积在一起而形成的那种强烈的气味，或者仅仅是合订本的数量，一时间，会让读者从对一本书的专注中被唤醒，猛然间发现文字的物质属性。当然，在大型图书馆中，书本的物理属性给予人的体验是最强烈的，在那里，大量积累的文字似乎承载了全部的重力。很少有图书馆比怀德纳更大，不仅只有托马斯·沃尔夫，我自己和无数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它的吸引，也被它迷惑。

哈里·埃尔金斯·怀德纳（Harry Elkins Widener），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和藏书家，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因他悲伤的母亲的捐献而建立起来的怀德纳图书馆，却成为一座伟大的永不沉没的图书馆。在这个十层的建筑中，有五十七公里的书架，足以容纳四百六十万册左右合订本。这些书架就好像用锻铁铸就的宏伟支架，承载着这座建筑的重量。毫不夸张地说，图书馆就是由它所有的书籍支撑起来的。它就是一座城邦，位于哈佛大学九十多个学院和系所联盟的中心，来这儿的人们不仅是图书馆员、赞助商和教授，还有木匠、快递员、厨师、会计、学生和兼职的书籍上架员、网站所有者、网络管理员和人力资源顾问。它拥有大约

2 一千四百万册书籍，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

在怀德纳，积着厚厚灰尘的书山之中布满隧道：一条隧道通向政府文件的藏储之地，在这里，我看到了印度的人口统计材料，它记载着有多少房屋是用泥土和草盖成的，或者在北方邦和喀什米尔的每个村庄里，住着多少个编篮子的工人和制皮匠；另一条隧道通向戏剧部分和“X藏室”（X-cage），X藏室里保存着一些尺寸和版式奇怪，或者纸张脆弱不可以公开展示的读物，又或者是那些对不同时代的本科学生来说都过于淫荡露骨的作品。这里，堆积的小盒子里装着一些语言学笔记，笔迹流畅，它们源自一只19世纪的手；还有厚厚的文件夹里塞满了乔治王时代的打印文件和阿威罗伊斯（Averroës）*的影印手稿。那边有一些散碎的文件，包括反对移民的小册子和拥护纳粹的美国杂志——它们遭到封存并非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那个萧条年代的纸张中所含的酸性物质正在蚕食着书页。在这个封闭的、来访者很少的角落，我看到了一本书，题目是《军用德语：一种“专业用语”的语言学习游戏》（*Military German: A "Lingo" Language Game*），它包括一盒非过滤嘴香烟盒大小的卡片和一本指导书，“在欧洲前线审问战俘需要一些特别的词汇”，上面说：“你可以通过玩卡片来学习它们，好好玩吧！”卡片上写着一些有用的短语，如“现在可不是争论的时候，给我滚出去！”（*Das ist keine Zeit zum Streiten! Raus!*）和“尽管你说谎，我还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Trotz Ihrer Lügen, beabsichtige ich, Ihnen noch eine Gelegenheit zu geben*）。用来对付日本人的那一本上则写着：“大部分语言手册都是写给旅游者的，但是这本不是，这本是为了让美国大兵和海员套出狗日的秘密来。”

不过，图书馆，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个图书馆，绝对不只是好奇心的储藏室，它是一个世界，虽完整却永远无法完成。它充满了秘密，就如一片天地，有它的变化和季节，从而掩饰了那些整齐排放着的一排排的图书所隐含的永恒属性。

* 1126—1198年，穆斯林科学家。——译者注

5 受到读者阅读欲望的“重力”牵引，书籍像浪潮般地从图书馆涌进和涌出。在怀德纳，负责为书籍排列上架的人们谈论着图书馆的“呼吸”规律——学期开始的时候，书库把大量的书籍“呼”出去，好像巨大的旋转着的云朵；学期结束的时候，图书馆开始“回吸”，书本们又飞了回来。所以，图书馆是一个身体，紧密叠加的书页就如同那些看不见的器官。

怀德纳的书库多于其他任何地方，我这样安慰着自己：这个世界是由一种因素的无穷无尽的变化组合而成的，这个因素就是书——我，也是由书组成的，就像朱斯丕·阿西波多（Giuseppe Arcimboldo）的画作《图书馆员》（The Librarian）上画着的那个人。阿西波多的赞助人，布拉格朝廷的皇帝鲁道夫二世把理性和非理性、虚构和实证，不受局限地混淆在一起，还鼓励泰库·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把炼金术和星相学结合起来。在《图书馆员》这幅画中，阿西波多揭示了这位皇帝身处其中的种种矛盾：一个由书籍构成的人，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图书馆。他的两腮和嘴唇是小尺寸的图书，在阿西波多的时代，这类小册子常常是祷词和颂诗。与之反差明显的是他的右臂，都是厚重的大部头。打开的书像扇子一样立在他的头上，上面的文字不是打印的而是手写的，这只有从上面才看得清。

图书馆中的一个书库（不管是哪家图书馆的），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上百万的书卷，可能确实囊括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经历和体验。它们不是为了认识宇宙而创造出来的模式，他们就是宇宙的模式。沿着边角已经被磨破的大理石台阶翩然而下，直到这座建筑的最底层，在浓烈的书香氛围中一层一层地沉降，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感触，那就是——外面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一定可以在这片书海之中找到一种与之相应的印刷文字的表述。真是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神秘的亢奋之中，梦想着对这些书籍的重新组合和布置可以揭示宇宙的奥秘，好像有一种神圣的标识可以应和上帝的隐秘之名。



朱斯丕·阿西波多，图书馆员。

6 从不丹1983年出版的四十三本书中，以及在中国出版的三万一千六百零二册书中，又或者那座久被淹没的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三万块石碑，以及在亚历山大港，随着恺撒大帝的船只一起被焚毁的那三十万卷书稿，所有这些，可否令我们发现哲人石**的组成成分？在西萨摩亚***发行的八份日报，我们应该看哪一份？在亨利八世统治的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上帝之名是否通过那份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被盗走的残破的手稿而落入了书籍装订工的手中？又或者正以代码的形式隐含在1996年伊朗出版的大约两千六百三十五本儿童读物里面？这种种想象中存在着简化的风险：因为如果这世界可以被浓缩成一个图书馆，那么为什么不能被浓缩到一本书中？为什么不能被浓缩成一个单词？

从1870年代到1990年代，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型图书馆的收藏增长了一百倍，有的甚至是一千倍。巨大的书潮引起了很多人的震惊和焦虑。这么多书——谁有时间来阅读他们？一本伪造的18世纪书籍《一位老图书馆员的日历》（*Old Librarian's Almanack*，实际上是20世纪初一位波士顿的图书馆员制造的一场文字骗局），盛赞了一位图书馆员的美德：他辛勤地清扫自己所管理的书籍上的灰尘，花时间阅读每一册书，读完最后一本时，就从头再来。在今天的研究型图书馆，图书馆员不可能用一辈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不，三百辈子也不行。况且，图书馆的收藏不是静止不变的。这座图书馆，跟其他任何规模的研究型图书馆一样，每年新引进的图书数量，都要多于我们一生所能够阅读的总量。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型图书馆，每天都要在它那五百三十公里书架上的一亿多册藏书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约七千本书。如果加上我们每天用文字处理

* 古代亚述古城的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流域。——译者注

** *Philosopher's Stone*，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奇的物质，据说有点石成金和医治百病的功效。——译者注

*** 南太平洋岛国。——译者注